

然了解知識不廣的痛苦，一會兒她又說：

「女人不比男人，讀很多書，也沒有什麼用處，只要學記帳打算盤便行了，女人的責任是主中饋而不是對外的。」

然而我是太慚愧了，一直到今天我不會打算盤，更討厭記帳，母親希望於我的，我一樣也沒做到，讀了一點皮毛的書，於世無補，於自己無益，有什麼用處呢？

母親是二十六年的春天去世的，到今年整整地十七年了！三嫂告訴我

「一天晚上，媽媽忽然在夢裡大叫起來，我連忙走去一看，只見她滿頭大汗，氣喘喘地在那裡睜着眼睛發呆，我問她什麼事，他說：

「方才我夢見一位生着白鬍子的老頭兒，叫我同他一道走，我說不能夠，我捨不得這一大群兒女；他說：你對兒女的責任已經盡到了，現在要你去天去做事。我不肯去，他把我一拉，我就驚醒了！惠琴，我大概不久於人世了，你趕快打電報叫你父親他們回來」。媽說完這幾句話，聲音突變啞了，從此不能吃東西，病就一天沉重一天了！」

如果不是我親耳聽到，親眼看見的事實，我也會不相信，甚至說這完全是神話的。直到母親臨下最後一口呼吸的一剎那前為止，她的神志是那麼清新，她環顧侍立在床前的女兒媳婦，孫女，只不見三哥，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然後伸出三個指頭來。

「媽，老三已經回來了，他在客房裡睡覺呢」。大哥這樣騙她，母親輕輕地搖了搖頭。下午她的視線又在我們的身上掃射了。仍然是在尋找三

哥，這回大哥知道再不能騙她了，只好把電報拿來唸給她聽：「媽，三弟今天晚上可以到家了！」

唉！誰知母親實在無法等待了，她終于留戀地望了我們最後一眼，長長地嘆了一聲，然後安詳地閉上兩眼，拋棄她最親的骨肉往西天了。

當我們正在痛哭失聲的時候，舅舅突然跪下來做手勢止住我們的哭聲：

「不許任何人哭，她往極樂世界去了，讓我們虔誠地為她祈禱。」於是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

我坐在母親的身邊，緊緊地握着她冰冷的手，舅父怕我的眼淚滴在母親的身上，他命令我離遠一點，我只好讓淚珠滾滾地流個痛快，在模糊的淚光中我看見母親安詳的面容好像在睡覺一樣，她一點痛苦悲哀的表情也沒有，難道她真的上了西天嗎？

可憐母親斷氣了半小時後，我們才讓父親知道，看到他那老淚縱橫痛不欲生的悽慘情況，我們的心都碎了！第二天晚上，父親叫我們都出去，他要一個人陪伴着母親，但我們無論如何不肯，硬把他鎖在客室裡，當我去探視他的時候，他紅腫着眼睛

說：

「過去你祖母逝世時，我就親自殺陪她老人家一同去；但有你母親在，我覺得把教育兒女的責任加在她一人身上於心不忍，如今她也丟下我去，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呢？」說完，眼淚像泉湧似的流下來了。

「爸爸，您難道忍心丟下我們嗎？於是父女兩人相抱大哭起來。」

十七年了！母親永別我們已經十七年了！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，人事不知經過了多少變化，祖國的地圖，曾經兩次變色，而您，親愛的母親，您的坟墓是否還安然無恙？每到清明，是否兄弟他們還有掃墓的自由？每逢今日是否能供奉三杯清酒，三碗素飯致祭於您神主之前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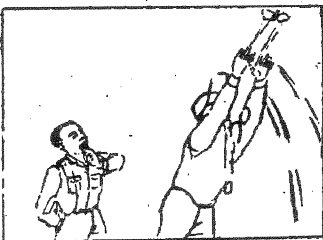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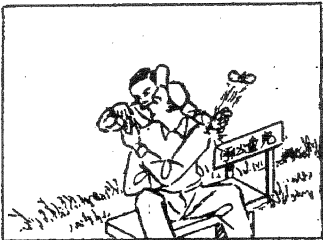
母親，十七年了，我沒有一天忘記過您的恩惠，我沒有一時忘記過您的音容笑貌，今天我面對着您和父親的遺像，我看一眼，寫一句話，我的淚伴隨着字像驟雨一般地打在紙上，母親，我再也寫不下去了，讓我痛哭一場吧，希望我的哭聲能假風兒傳給

我生活在另一個世界裏的母親！  
四十三年古二月二十日上午  
十二點一刻揮淚寫於酒齋。

### 十八、佛高於神

佛教的弘法家對人說：「佛不是神」。可是我聽到許多基督教徒的傳教士們也常常對人說：「佛不是神」。基督教徒常對人們說：「你們不要把佛菩薩當作神，佛菩薩是魔鬼，並不是神」。由此可見「不是神」一語，有二種相反不同的涵義，高於神的固然可說不是神，低於神的可以說不是神。一班老百姓對於神是很尊敬的，他們把佛當作神，是出於尊敬的心理，對他們說佛不是神，他們反而不敬佛了。所以我們應該對他們說：「佛高於神」，這樣不僅也可打破他們神佛不分的錯誤觀念，且能更加強他們對於佛的信仰，免中基督教徒的詭計。譬如某人的官位比省主席更高，我們若說：「某人不是省主席」，那麼聽的人可能誤會某人的地位，比省主席低，反而降低某人的威望，說佛不是神而引起的誤會與流弊，亦復如是。上海經心如博士有言：「佛是神上神，神是人上人，（註）以人智測佛智，猶驢智測人智」。旨哉言乎！  
註：經博士所云「神是人上人」之神，是指天道中之神而言，並非指鬼道中之鬼王。

### 兒 魂 ——記 生 救——



王少鳴 作